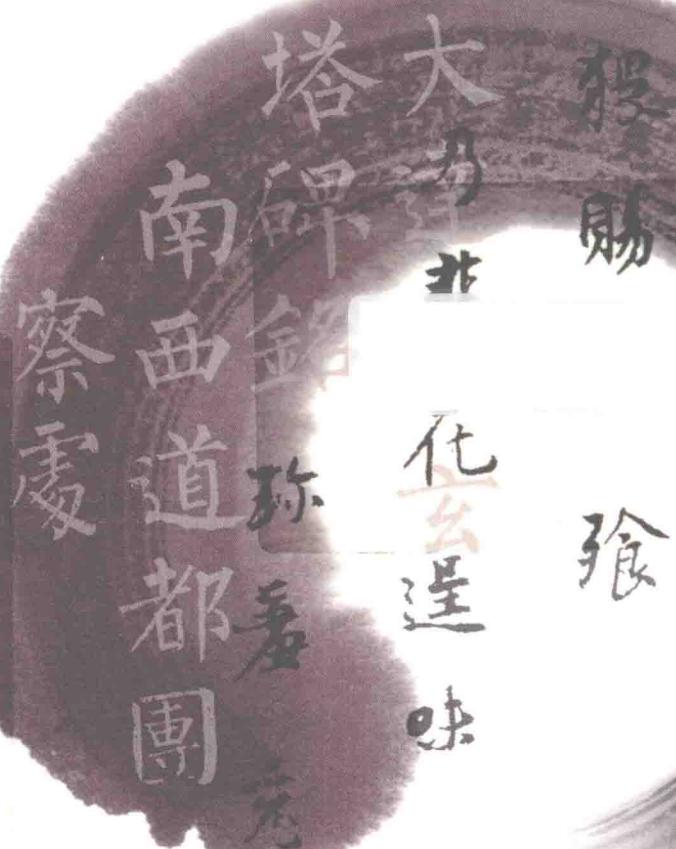


◎ 经典赏读丛书

山水诗山就流泉石 / 听音读画吃墨泡茶

李建礼 / 著 济南出版社

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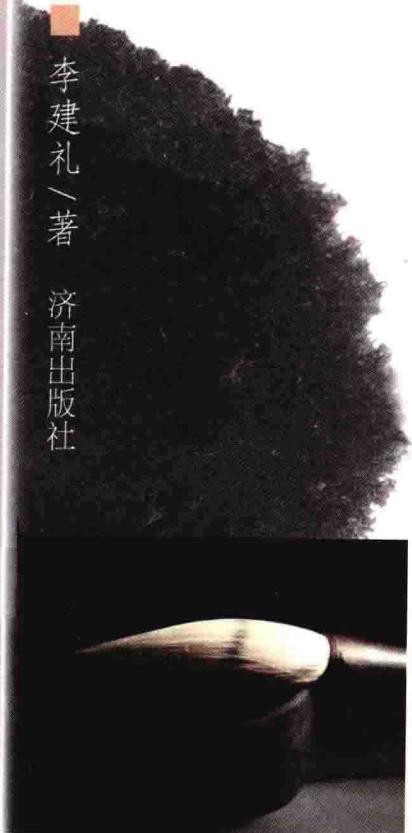
李建礼著

济南出版社

◎ 经典赏读丛书

柳水清山林晓霞石 / 手稿谈艺 吃墨悟本

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吃墨：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 / 李建礼著. —济南：济南出版社，2014.10

(经典赏读丛书)

ISBN 978-7-5488-1350-7

I. ①吃… II. ①李… III. ①汉字—书法评论—中国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4846 号

经典赏读丛书·吃墨——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 李建礼/著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 戴梅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印 刷	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	开 本	635×960 毫米 1/16
邮 编	250002	印 张	16.75
网 址	www.jnpub.com	字 数	258 千
电 话	0531-86131726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传 真	0531-86131709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发 行 电 话	0531-86131730
			86131731
			86116641
		传 真	0531-8692207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李建礼是我的堂弟。此次从北京回来探亲，堂弟便把自己撰写的专著捧出来让我“斧正”，我不免诚惶诚恐。书是写给读者的，亦供行家观摩，而我毕竟是个门外汉，如今有幸“先睹为快”，可谓眼界大开。

建礼跟我从懂事起便在一起，其间摸爬滚打，形影不离，直至两人双双考入大学——他进了美术系，我进了中文系；他“搞”起了书法，我“玩”起了文学。有时，我也拾起笔在他的案头信手涂鸦，他也文绉绉地写几篇小文“回敬”我。我们除了嘿嘿嘿，就是哈哈哈，这一笑竟把我们的青春年华给笑跑了。

如果把我们的家族说成是书法世家，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我们家确实没有出过像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这样的书家，但我们家族确实世代崇尚书法，我们的先辈也曾出过举人、秀才，历代都有自家的私塾，很注重书法。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们，凡是肚里有点墨水的，他们的字都写得很“漂亮”。我三叔（建礼之父）的书法在当地就很有知名度。堂弟练书法自然也就“近水楼台”啦。良好的早期教育加上他过人的天资，自然为他日后攀登书艺峰巅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严格说来，堂弟的这部专著，其文练达凝重，文采飞扬，同时又不乏质朴、自然，它集理论、史料、学术、趣味于一体，避免了那种纯理论地枯燥乏味的说教。文笔晓畅易懂，可读性极强，每一篇自成一章，而每一篇又是绝好的散文。他将知识融入平白晓畅的说白之中，娓娓道来，让你在舒适轻松的意境里不自觉的感知了书法的精髓，同时又领略了大师们博大精深的艺术风采。他的每一篇文章的思路格外明晰——大致开篇先点出某某大师在书法史上的历史地位，接

着交代书家身世，生活背景，逸闻趣事；然后再介绍书家对书法所作出的贡献及自己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其间不乏掺入作者在学术上独特的视角及观点，最后再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当然堂弟所撰写的篇目并非千篇一律，细究起来，布局谋篇上各有千秋，别具一格。

笔者不是行家里手，净诌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权当以这份热心聊慰手足之情吧。

李建昌

于北京鲁迅文学院

书道与人道（代序）

笔者不懂书法，但喜欢书法。因为不懂，所以羞于写；因为喜欢，所以颇爱读。不仅喜读历代法帖，浸淫于点画之美而怡情悦性；更喜读书家文章，惊叹于宏论之切而顿开茅塞。故与书界朋友晤谈时，常以东坡夫子之言以自嘲、自慰：“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

当然，其一，众所周知，苏轼并非“不善书”者，“宋四家”苏黄米蔡，夫子居其首，即是明证。其二，苏轼所说“不学可”，其意也并非在于提倡“不学”，而是为了强调“通其意”。这里的“意”，不仅是书法之“意”。夫子此言，确有深意藏焉：做人，有比“学书”更重要之处。

文字，进而到书法，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人类的一种交际工具，一种交流思想观点、宣泄情感块垒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惜后人多有以末为本者。所以汉代扬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语出《法言》）作文、写字也有君子、小人，堪称一语中的，最为书法之精义，实乃振聋发聩、警世醒人之见。现在，“言为心声”仍被大多数为文者所熟知、遵循，“书为心画”却渐渐被不少的为书者忽略、淡忘了。

其实，历代持扬雄观点或者认同扬雄观点的大有人在。清代的刘熙载就进一步指出：“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语出《艺概·书概》）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书法如人之学，如人之才，如人之志，一言以蔽之：字如其人。

言至此，自然过渡到本文的主旨了：“书道”与“人道”是相通的，欲学书，先做人，做人重于学书。

何以言之？如前所述，“书为心画”。一管毫、一张纸而成的一

幅字，看起来大同小异，都是平面的，究其实不过点画的技术层面而已，万变不离其宗，但却隐含着或者张扬着书家的或者相似相近或者大相径庭，学、才、志尽在其中，真正的识家心如明镜——“平面的字”就是“立体的人”。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气节操守。亚圣孟子自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语出《公孙丑上》），文天祥认为“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语出《正气歌》）。这种“正气”在宇宙之中是无所不在的。书法当然也不例外。人们所尊敬的书法家，大多是具备这种“正气”的。

最有代表性者如颜真卿。“学书必学颜”，学的不仅是“颜筋”、颜书的博大、雄浑，更是颜鲁公的人格魅力。其次如苏轼、郑燮。平心而论，东坡的书法并非尽善尽美，板桥的书法更非人皆称道，但二人书法之所以受到包括书法爱好者之外的人们的追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民本”思想，他们的为官之道、为人之道。甚至可以说，人们正是因为喜欢他们的“人”而更喜欢他们的“书”。这也算是另一种“爱屋及乌”吧。

反之亦然。人做得“小”的，书法再“大”也会被漠视、冷淡甚至被抛弃。远者，如北宋“苏黄米蔡”中最早的那个蔡京。此人官至宰相，但名列“六贼”之首，为士林所不耻，所以虽然“书法甚妙”，“（蔡）京胜于（蔡）襄”，最终还是不但被剔出了“宋四家”，而且成为书法史上永远的一则笑柄。还有南宋奸臣贾似道、明代奸臣严嵩，其书法也都自成一家、荦荦大观，但历代皆以为书林之耻，鲜有以其书法为“墨宝”者。近者，如代书孙中山遗嘱的卖国贼汪精卫、“大奸似忠”的康生，前者书宗董其昌，后者曾被誉为“康体”，但时至今日又如何？遑论现在，即后世亦可知矣。有蔡、贾、严诸人为鉴。

所以，仅从以上枚举，即可知：字可“草”，人必“楷”（楷是珍稀树木，木质坚韧，树干挺直。孔庙中有子贡手植楷树，象征孔子为万世师表，天下楷模）；字可“歪”，人必“正”；“人道”重于“书道”，要写“大”字先做“大”人。

欣幸的是，以上观点幸得书界诸多识者错爱，建礼兄尤其如此。

建礼兄笑言，在对“书道”与“人道”的认识上，“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语出《孟子》）。笔者自总角之始，与建礼兄过从数十年，深知此言不虚，建礼兄也是这样做的。一则，读者诸君可从曲振国先生的《文化的滋养》（代序）和建礼兄的《后记》中感悟若干，同时也可以从《吃墨——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一书的选材、谋篇，乃至赏析每个书家的标题确定与行文表述上窥得一二，见出作者的情感倾向与人文定位。不要忽略这种“小节”，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总是随着作者的叙述与赏析，在阅读中耳濡目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礼兄对书家“人”的评定，实在重要于对书家“书”的赏析。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二则，之所以引建礼兄为同道，不仅是因为笔者喜欢读“书”，欣赏建礼兄的“书道”，更重要的是感佩他的“人道”。建礼兄自谑“一曰老实无能，二曰淳厚朴实”，可谓自省之论。这里的“无能”，准确地说是指无“书道”“人道”之外的“能”，或曰“浮躁”“媚俗”之“能”。而对一个真正的“书家”或者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书家”的人来说，这样的“能”还是“无”的好。唯其如此，才可心无旁骛，“书”“人”兼修，做一点扎实的事业，实已惠人，即如这部洋洋大观的《吃墨——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

我还想说明的是，建礼兄是一位高校教师，笔者也曾有幸数年舌耕于讲坛，深知为师责任之大。建礼兄在恪尽职守教书育人，在以“人道”促“书道”的同时，业余还致力于以己之长，传承书法文化，奖掖提携后进，成绩蔚为大观，颇受各界尊崇。这，既证明着他的“书道”之精，也暗含着他的“人道”之高吧。人世熙熙，红尘攘攘，在书界内外，建礼兄能抱拙守朴，以孜孜于“书道”而完美于“人道”——有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哉？有志于此者，盍从而后之！

张庆亮

甲午仲春于风筝都天一榭

文化的滋养（代序）

每次观看书展，我总涌动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无以言表。读了建礼老师的《吃墨——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并有幸看到了这些似乎被历史尘封的文字珍品，突然冒出一句“文中有岁月，字里蕴乾坤”，不知能否传达对书法艺术的感知。

也许现代人的书展太过追求艺术形式，除了纯欣赏书法之外，似乎很难寻到让人震撼的历史感和文化感。

历代书杰留给我们的艺术珍品，一开始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日常文书，或叙事、或抒情、或传信、或铭记，并非为艺术而艺术的，而是在应用中融入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和人文精神，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艺术的精神气质，浑然天成，历久弥香。

也许有的作品我们已无法考证其作者的真名实姓，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伫立在茫茫历史的远端，一件件珍品佳作无疑是他们鲜活的身影，掩映其间的是博大深厚的中国文化与生生不息的人类精神。

这些人类文化的瑰宝不因时间流逝而黯然，它们或埋或贡或挂或卧或展或折，静静地滞留在那里，以其特有的历史和文化印记而熠熠发光，成为了穿越中国文化的一座座巍巍丰碑。

《吃墨——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又一次把一件件珍迹捧到我们面前，让世人过足眼瘾之后，再次体验那份穿越历史后的震撼。

我常想，能够穿越历史而依然给予我们滋养的应是源源不断的人类文化，而文字无疑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那么文字的艺术——书法艺术自然也成为传承人类文化的重要媒介。

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代表，中国文字及书法自古就被尊奉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之一。中国书法艺术能够代代相承，不仅仅是因为历代书杰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更重要的是浸透在其

作品中深厚的文化滋养。

常言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的是语言没有文采就难以广为流传，而在今天看来，只有文采而缺少文化，依然行之不远。文字作为书法艺术的载体，没有艺术则行之不远，没有文化同样也不能给人类以久远的滋养。因此，从文化的滋养来关照书法艺术，乃今天书法艺术研究的必然归宿。书法正因有了深厚博大的文化底蕴，方有源源不竭的艺术滋养。

当代学者王岳川先生曾说：“只抓住书法创作，没有理论批评的这种所谓‘创作’是盲目的，……反过来说，没有创作的理论家是空头理论家，……另外，如果没有书法史，尤其是没有经过今天考古学科最新资料发现的书法史的研究，书法家就没有坐标，即使有理论、有创作，也仅仅是一种安于现状、知足常乐，充其量只是一个‘书法个体户’，不是高瞻远瞩的书法文化发展战略家。”王先生的话切中肯綮，如果不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和研究书法艺术，那么就很难体会到它所带给我们的真正艺术价值。

古往今来，一个书法实践和研究的人，要是把书法教学、书法文化理论和书法创作较好地结合起来，那就是一代大家。

建礼老师是潍坊学院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每年都有大量的书作和论文发表。我很有幸成为他的同事并被他当作“文化人”推崇，把他的“书法创作集”和《墨海沉潜》《吃墨——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等书作送来欣赏。每次拜读建礼老师的书法创作、书法论文、书法研究专著，总是被建礼老师书法教学、书法文化研究、书法创作的一次次扎实的探索所深深感动。

如果说从书法创作到书法艺术研究是一种跳跃，那么从书法艺术研究到书法文化的研究则是一种升华。从《墨海沉潜》沉到书艺的海底，到《吃墨——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渐渐地浮出水面，反映了建礼老师的书法研究趋向和踏实尚“沉”的治学之风。

在我看来，《吃墨——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不是洋洋大观的书海纵论，也不完全像编年史一样系统而受历史线索的局限，更没有媚俗的唯“公认的大家”才去研究。而是从文字的起源开始，循着历史河流，在深深的墨海沉潜中，钩起一件件充满灵性的杰作珍

迹，然后再细细品味其中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指向。建礼的笔触贵在从珍迹中解读出了蕴蓄其中的文化内涵，让我们似乎体验了一段段辛酸的历史，一曲曲疏朗的乐章。不“沉”下来感悟和体验，断然无法走进书杰们独特的内心世界及其蕴含的时代文化。

本书是从书法文化角度进行悉心体悟和理性反思的，文幅短小凝练，如一件件珍迹佳作容万千于尺幅之间。在阐述中，作者没有人云亦云的趋炎附势，没有刻意求新的别出心裁，而是沉潜到文字源流，用心灵去感受一件件作品，与大师对话。我已无法评价这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只是被其充溢着的文化味所熏染。

无论是书迹拓片钟鼎铭文还是石刻印章，这些作品，在作者看来，或者流淌着疏朗和缓的恬然，或者奔放着恣意滂沱的豪迈，或者倾诉着幽怨低抑的辛酸，或者跳动着轻盈灵动的快乐，整部著作笔触细腻像潺潺溪水般娓娓道来，给读者以有益的书法艺术启迪和书法文化滋养。

我认为本书从四个方面体现了作者独特的书法艺术价值取向：

一、书法艺术史学价值

作者从文字之源，探寻书法艺术发展之流，对每件珍迹的书法史学价值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审视，这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读完长卷，闭目深思，眼前的这一件件珍迹仿佛成了我们定位书法历史的一处处坐标。

二、书法艺术审美价值

本书让我们领略了历代书杰独特的艺术追求，似乎带领我们经历了一次书法艺术的审美旅行。艺术的美是抽象的，也是主观的，美在于发现。不同的心灵有着相异的艺术美，而任何艺术之美都源自心灵的感悟，这正是审美的差别化和丰富性。本书无疑是作者心灵的审美体悟，在源源不断艺术发展中，任何的审美创新都是值得赞赏的。

三、书法艺术鉴赏价值

追寻书杰珍迹的独特文化价值是研究者的又一奉献，而在探讨价值时难免会陷入评鉴之中。但建礼老师这些评鉴又不唯书，不唯权威，而是凭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欣赏和悦纳着这一件件艺术珍品。在当今这“过多苛求”而“少悦纳”的世风中，无疑给艺术评鉴

带来了一缕清风。

四、书法艺术文化价值

没有文化的滋养，书法艺术就行之不远；没有文化的滋养，我们的心灵就会干涸。从文化的角度发掘滋养我们心灵的源源之水，从书法艺术中解读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本书留给我们最大的价值。

以上文字本是读建礼老师著作的些许感想，未曾想被建礼老师用作本书的序并责令修改。这些感想无意作无聊的捧场，而是书作所透射出的文化思考，让我沉静下来，让我反思人生之旅和久已浮躁的心灵，我要为更广义的文化传承做些什么呢？在日益物欲化的社会里，拿什么来滋养我们的心灵呢？

潍坊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系 曲振国
2014年9月

目 录

- 序 / 1
 书道与人道（代序） / 1
 文化的滋养（代序） / 1
- 甲骨文里的空间构筑 / 1
青铜之花的佼佼者——《散氏盘》 / 3
金文巨制《毛公鼎》 / 6
刻石鼻祖《石鼓文》 / 8
李斯小篆的意义 / 10
率意天成的秦诏版 / 14
倾倒世人的《开通褒斜道刻石》 / 16
隶书极则《礼器碑》 / 18
力贯寰宇的《衡方碑》 / 20
疏宕瑰丽的《西峡颂》 / 23
《曹全碑》的飘逸之趣 / 25
《张迁碑》的古拙 / 27
粗犷豪放的《居延汉简》 / 29
草圣张芝 / 31
《刑徒砖》的抒情性格 / 34
鬼斧神工的瓦当书 / 36
“笔墨雄瞻”说曹操 / 38
楷书的开拓者——钟繇 / 40
闲话汉魏《石经》 / 43

- 篆隶参用的《天发神谶碑》 / 45
银钩虿尾的索靖章草 / 47
关于章草 / 49
陆机《平复帖》散论 / 52
王羲之的建树 / 55
王献之的新书体 / 59
王珣和《伯远帖》 / 62
疑结重重的“二爨” / 64
天下第一碑《好太王碑》 / 66
神仙之迹《瘗鹤铭》 / 68
《始平公造像记》的阳刚之美 / 70
北朝墓志略谈 / 72
从《杨大眼造像记》说起 / 75
谨慎端严的《郑文公碑》 / 77
《张猛龙碑》的冲突张力 / 79
冲淡中和的《张黑女墓志》 / 81
气象高古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 83
灵和高古的《文殊般若经》 / 85
智永的笔冢情结 / 87
令人震撼的“敦煌遗书” / 90
楼兰文书的魅力 / 92
平和中庸的虞世南书风 / 94
端肃险劲欧阳询 / 97
李世民的翰墨情 / 100
褚遂良婉美华丽的表现 / 103
韵法双绝的陆柬之 / 106
瘦硬通神的薛稷书法 / 108
武则天的丈夫气 / 110
孙过庭和他的《书谱》 / 112
张旭之癫 / 115

- 狂客风流贺知章 / 118
北海如象 / 120
李白的书艺风度 / 122
颜真卿与颜体书法 / 124
楷书典范柳公权 / 128
狂僧怀素 / 131
感伤迟暮的《张好好诗》 / 134
真情草意杨凝式 / 136
欧阳修——宋代书法思想的启蒙代表 / 139
苏轼的才情真意 / 142
离经叛道的黄庭坚 / 145
蔡襄的思考 / 148
集古成新的米芾 / 151
宋徽宗“瘦金体”的冷峻美 / 154
“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陆游 / 156
值得一提的张即之 / 159
复古主义的先驱——赵孟頫 / 161
大胆前行的康里子山 / 165
乱世书人杨维桢 / 167
倪瓒的逸士之风 / 169
“任侠”书家宋克 / 171
沈度与台阁体 / 174
才子型书家祝允明 / 176
唐伯虎的“风流才子”说 / 179
人书俱老文征明 / 182
疏宕简约的王宠书风 / 185
字林侠客说徐渭 / 187
忠臣书家黄道周 / 189
被扭曲了心灵的张瑞图 / 191
晚明书风的弄潮儿倪元璐 / 193

傅山丑怪的书法美学观 / 195
神笔王铎 / 198
“金枝玉叶老遗民”——八大山人 / 201
历史人物郑簠 / 203
驰骋帖学的张照 / 206
郑燮书法的得与失 / 209
金农漆书的独特性 / 212
以画法入书的黄慎 / 215
浓墨宰相刘墉小议 / 217
敢于直言的钱沣 / 220
成功的邓石如 / 223
伊秉绶的空间思考 / 226
何绍基成功的回腕法 / 228
张裕钊小议 / 231
话说赵之谦 / 233
好古的吴大澂 / 236
日本碑学始祖杨守敬 / 238
奇峭博丽的沈曾植 / 240
领袖群伦的康有为 / 242
艺术巨匠吴昌硕 / 244
主要参考书目 / 247
后记 / 249

甲骨文里的空间构筑

中国文字的起源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伏羲画卦说，神秘无稽的神农结绳说，稀奇古怪的仓颉造字说……但这些皆属传说，真正有迹可考且具有完整体系的汉字，应为甲骨文。

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产物，是书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卜辞，又称甲骨刻辞、占卜文字、殷墟书契等。它的发现颇具神奇色彩，身为金石学家的王懿荣竟在一次患痼疾煎药中偶然成为甲骨文的拓荒者。或许有人提出异议，但又有谁在他之前向世人明确宣布过甲骨文的存在呢？虽说耕作于河南安阳土地上的农民时常从泥土中挖掘到刻有刀痕的“甲骨文”，但只能作为“龙骨”出售给药铺，获得实惠。他们只是出土或获取者，而真正使尘封了三千多年的古文字重见天日的，无疑是王懿荣。

甲骨文面世后，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古文字学

